

後疫情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個區域研究工作者的省思

楊昊*

一、前言

由中國武漢爆發的肺炎疫情（COVID-19，即武漢肺炎或稱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與快速擴散已逾一年。截至 2021 年 3 月 2 日為止，已經有近 1 億 1 千 5 百萬個病例，儘管有超過 6 千萬病患康復，但卻也不幸地造成 253 萬人死亡。¹當然，臺灣也無法倖免於疫情衝擊，在過去一年內臺灣累積計有 955 例，也造成了 9 人死亡。相較於其他國家，疫情也對我國社會民生造成影響。臺灣人民也逐漸興起了防疫新生活，透過實踐自我規律、重視各種防疫規範而有效控制疫情。

事實上，臺灣的成功防疫經驗並非一蹴可及，經過多次試煉（包括 SARS）後，自新冠肺炎於 2020 年大流行期間的優異表現，快速獲得國際社會的矚目。誠如賴清德副總統在 2020 年玉山論壇的演講中指出，政府於一開始就以「超前部署、審慎以對、迅速應變」的態度來處理，臺灣防疫的成功，主要來自於最堅實的公衛能力，最佳的科技力量，並且善用民主制度的公開透明來落實防疫工作。²疫情的持續擴散不僅直接威脅各國的公衛能量與醫療體系，同時也對各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造成嚴峻的挑戰，因此在各地紛紛出現了各種充斥著保護主義的封城政策、禁止多人聚會的限制、校園封閉與學校停課等措施。

此次疫情尤其對於學術界來說，所蒙受之衝擊更不容小覷。³現在遭遇到的挑戰，包括工作型態的調整、研究資金轉變或經費需求的彈性因應，以及交流及合作方式的改變等，在未來都很有可能變成常態。有鑑於此，本文將從區域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¹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arch 2, 2021). 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 <https://covid19.who.int/> (accessed March 2nd, 2021).

²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0)。〈出席 2020 年玉山論壇 副總統：臺灣將秉「專業、務實、有貢獻」的原則，積極參與區域夥伴關係〉，<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624> (瀏覽日期 2021 年 3 月 2 日)。

³ Colleen Flaherty. (Feb. 1, 2021). OVID-19's Impact on Academic Research. Inside Higher Ed.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21/02/01/covid-19s-impact-academic-research> (accessed March 1, 2021).

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檢視疫情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並也將思索疫後如何逆轉危機再出發的可能調適方向。

二、衝擊與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衝擊

筆者認為疫情對於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形成結構性的影響，這些影響大致含納三個面向，本文於此簡要歸納為三個 E 危機。首先，第一個 E 危機是「實體交流 (Engagement) 的暫停」。由於疫情的持續擴散，各國為避免群聚性感染或為了降低接觸感染的風險，而紛紛採行了關閉國境或減少公眾聚會等因應措施，而這也導致了國際學術實體交流的機會大減，各種國際會議亦紛紛取消或持續延宕。這都造成了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社群不得不暫停國際交流與合作計畫的實體進行，進而使得知識的跨國實體交流停擺。舉例而言，原定於 2020 年於印太國家舉辦的各種國際研究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以及 2021 年於印尼雅加達由印尼科學院 (LIPI) 偕同亞洲東南亞研究聯盟 (SEASIA Consortium) 主辦的亞洲東南亞研究雙年會 (SEASIA Conference 2021) 不是取消辦理就是順延舉行。不只是實體交流的停止，在許多疫情相對嚴重的地方，就連研究者也被迫採取在家工作或遠距工作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工作，使得研究者之間在機構內辦理定期或不定期討論與工作坊的頻率大幅降低。

第二個 E 危機指的是「執行經驗研究 (empirical studies) 的困難度增加」。特別是在研究方法上採取田野調查或移地研究來蒐集第一手經驗資料的學術研究者，不僅在前往海外執行田野調查與移地研究等實體計畫可能因旅遊禁令而受限，或執行時間與支出成本的增加 (需要嚴格執行防疫隔離) 而難以執行。以筆者目前正在執行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東南亞在地抵抗的成因、串聯與擴散：陸地東協國家實例的類型化分析為例」(MOST 107-2410-H-004-141-MY3)，該計畫需要透過大量田野調查來蒐集在地回應的經驗並進行個案分析，幸運的是，筆者的研究團隊爭取在疫情尚未擴大之初前往緬甸若開邦的皎漂港地區⁴與泰國北部及南奔進行移地研究，其他個案所必須的田野研究工作只得順延或採取其他方式 (如蒐羅更多的在地素材建立資料庫等) 進行補充資料的蒐集與強化對田野工作據點或研究對象之深入了解。

⁴ Ya-chi Lin & Alan Hao Yang. (April 23, 2020). [ANALYSI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China's influence on Kyaukpyu, Myanmar, Rappler, <https://r3.rappler.com/thought-leaders/258245-analysis-china-influence-kyaukpyu-myanmar> (accessed on Feb. 18, 2021).

第三個 E 危機主要涉及資源重新配置的情況，即研究者咸認為在疫情期間「重要的資源與能量 (energy) 可能會側重自然科學或理工領域」。大多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可能會認為面臨疫情的嚴峻挑戰，各方的資源與能量大多會聚焦導入科學或理工領域，如醫學、藥學與公共衛生等具有迫切時效性或有強烈即時需求的領域，投入研發有效緩解疫情解方的研究工作。這種現象因而有可能使得原本資源就相對不充裕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雪上加霜，面臨到資源再分配與被擠壓後的種種侷限與危機。

事實上，不只是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社群遭遇到前述三 E 危機，在其他國家的相關社群也面臨幾乎一致長期且深遠的衝擊，對於學術機構來說，也將導致聘雇職缺削減、實驗室和田野研究中斷、基礎建設被推遲，以及國際學生流動大幅減少等，相關衝擊也將會侵蝕個別國家在強化技術勞動力 (skilled workforce) 的能量。⁵ 同時學術工作者也積極探索解決之道或適應方法來追求學術研究的韌性。⁶

三、危機即轉機：彈性因應解方應延續至疫後復興

筆者認為，面對前述的三 E 危機已經經歷一年的調適期，學術界也積極尋求因應的作為與解方。這些解方的關鍵在於藉由多元工具尋求彈性因應並增加韌性。

首先，為因應實體交流的暫停，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虛擬學術交流的興起，包含了各種國內、外線上會議 (webinar) 或遠距工作坊的積極策劃與實行，虛擬平臺的多元彈性且密集的溝通即促成了新型態的學術夥伴關係。研究者藉由善用無遠弗界的網際網路，以及科技進步所造就蓬勃興盛的多元社群媒體，促使學術界因為疫情而開展了新的學術交流典範，從面對面的實體交流走向線上與遠距活動，⁷ 其中包含了低成本、不用耗資甚鉅的跨國學術諮詢會議、定期辦理的小組腦力激盪、線上公開演講與成果發表等形式。它的成果除了得以形成豐

⁵ 教育部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2020)。「新冠疫情對學術研究合作的影響」，《教育部電子報》，2020 年 9 月 24 日，https://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23954 (瀏覽日期 2021 年 3 月 8 日)。

⁶ Chantelle Rijs* & Frederick Fenter. (Oct. 28, 2020).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OVID-19.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ubh.2020.621563/full> (accessed on Feb. 18, 2021).

⁷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20)。「數位時代無懼疫情！第 49 屆臺美當代中國大陸國際研討會線上登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20 年 12 月 14 日，<https://iir.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477&id=8517> (瀏覽日期 2021 年 3 月 2 日)。

富、透明的知識資料庫，研究者在逐漸習慣線上交流與新的即時溝通方式，更有助於推進雙邊與多邊（國）研究小組與團隊，甚至延續到疫後能轉換與累積成國際學術合作的制度性基礎。舉例而言，筆者在政大開設的大學部東南亞通識課程中，以往邀請國際專家學者進行課堂專題演講，都需要搭配校內外舉辦的國際會議邀訪計畫，才能邀請國際學者分享專業知識，使得實體交流的次數與頻率都相當有限。相較之下，在疫情期間，個人的課程就有別以往，透過線上平臺邀請許多泰國與東南亞的學者專家參與課程、提供專題演講與分享區域現況知識，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特別是區域研究工作者而言，平日從事研究習慣的改變也會逐漸擴散到教學實踐上，期間所累積的跨國夥伴關係也讓學生得以受惠於相關國際連結。筆者認為，在疫後時期，疫情期間的變通之道也將（更應該）持續下去，一旦相關彈性因應與打造學術韌性的努力成為常態，這也將有助於在疫後時期發展成結合實體與遠距的混和模式，有助於擴展研究者的國際連結能量與新生代（學生）的知識廣度。

面對第二個 E 危機，儘管經驗研究因實體交流暫停而受阻，但對研究者而言，卻也增加了更多在既有的經驗基礎上深層思索理論研發的時間，進而有助於研究者轉向投入擴大理論深耕與創新的獨立研究空間。再加上各種線上交流的機會大增，有許多需要田野工作或深度訪談的資料蒐集工作，也可以透過線上方式來進行，同時在理論研發上也可以藉由遠距機制來與同儕學者腦力激盪。筆者認為，對於區域研究工作者而言，在疫情期間的獨立研究其實並不孤獨，反而能透過更多元且彈性、頻率更高的積極國際學術溝通，務實地提升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最後，或許有相當多來自公部門或企業的資源與捐款可能被重新導入具有時效迫切性、需求程度高的自然科學或理工領域，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與深遠的社會意義卻不該被輕忽，研究者反而應該要更積極地厚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並且透過活用平臺工具來強化研究網絡與打造協力團隊，除此之外，也建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提升自身研究工作的問題解決導向（problem-solving orientation）；或許自然科學或理工領域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提供迫切性的疫情解方，但在疫後時期，國家與社會因為疫情所造成的各種典範轉移與秩序重構的新需求出現，譬如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社會運作秩序的調整、甚至人們內心對於安全感的再強化等，在結構層面、制度上或者是微觀層次的需求變動，的確亟需來自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洞見，才能有效啟蒙新型態生活與發展路徑的永續推進與疫後復興的全面調適。

四、結語：疫起努力邁向韌性未來

肺炎疫情的全球擴散是這個時代的學術界的重要印記，也是學術研究者的集體記憶。筆者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只要在面對疫情上一起努力因應，更需要及早準備好在疫後時期開創新的研究議程，針對各種因應變遷與秩序、及知識公共財重塑過程中提出重要參照與建議。更重要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及所有學術從業人員皆然）應該要更努力地走出學術象牙塔。因為疫情不該是讓研究者畫地自限的結界，而是刺激研究者找尋在執行研究工作上解決問題方法的助力。藉由與相關學術社群（以及跨領域團隊）保持更緊密的多元互動關係，透過更充分的分享與溝通，積極地以新的研究與工具來發展更廣泛的國際合作網絡與夥伴關係，攜手為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社群建立一個充滿韌性的未來。

當然，筆者也期待，學術工作者也應該要積極分享個人在因應各種疫情挑戰與威脅的經驗與嘗試，並且透過理論反省結合多元管道蒐集經驗資料的成果，未來將可以看到許多開創且具有公共財性質的資料庫與系列知識生產成果，方能如實強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韌性未來（resilience，也就是恢復力）。